

这是蒙古开天辟地最辉煌最灿烂的一页历史。也是中华民族最辉煌最灿烂的一页历史。

简单，他孕育了大清一个莫大的开端。
并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数。

西岭雪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

大清后宫

当红女作家西岭雪以严谨的态度，严格地按照清史的大框架大事件，以如椽巨笔做精微雕刻，合百家之说，而独树一帜，细腻却不失豪壮地重演了从公元1644年皇太极远征察哈尔到1795年顺治登基这一段前清历史。小说以孝庄、哲哲、绮蕾、海兰珠、娜木钟、巴特玛等后宫嫔妃的争宠为主线，延伸到各部落各民族以及满洲各旗的斗争，进而左右了整个天下的风云变幻。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的：「也许历史的传奇，朝廷的恩怨，政治上的翻云覆雨，以及天地间的改朝换代，都不过只是为了成全一个女人的妒忌罢了。」这是全新的皇太极，全新的多尔衮，全新的孝庄和绮蕾，全新的洪承畴与范文程，全新的而又是我们早已熟悉的大清历史。以女性的温柔把玩历史，让后宫的华丽绮艳触手可及；从女性的立场解读英雄，使英雄的豪迈脆弱晶莹透明。这是西岭雪的第二部书，也是她迄今为止最得意的一部厚积薄发之作。

ISBN 7-80106-373-2



9 797801 063730 >

ISBN7-80106-373-2/1·29

定价：24.00元

后 宫

西岭雪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宫 / 西岭雪著. — 北京: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05.3

ISBN 7-80106-373-2

I. 后… II. 西… III. 历史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40077 号

责任编辑 张 剑

责任印制 王雪梅

装帧设计 虚竹堂

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1007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xzshuju@hotmail.com>

<http://www.csspw.cn>

电 话 010-84029450 (邮购) 010-64031534 (总编室)

排 版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制版车间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

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875 印张

字 数 390 千字

定 价 24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楔子/1

第一章/9

大金深处那些凄艳的往事

第二章/25

绮蕾的到来在后宫掀起了轩然大波

第三章/41

多尔衮将绮蕾接进了睿亲王府

第四章/57

多尔衮和绮蕾结成了新的同盟

第五章/73

一个妖孽在睿亲王府悄悄地炼成

第六章/89

睿亲王妃成了绮蕾的义母

第七章/105

一连三夜的处子之舞

第八章/121

夏日后宫的一个春梦

第九章/135

当争宠不是后宫的主题

第十章/151

谁才是大汗最爱的女人

第十一章/167

世界上最香艳的一次暗杀

第十二章/183

令人扼腕的第二次刺杀

第十三章/199

弄假成真的东宫娘娘

第十四章/217

皇太极登上了大清皇帝的宝座

第十五章/235

清宫深处谁是谁的真爱

第十六章/253

有些计划十个月前就必须准备

第十七章/269

桂花树下的天仙子

第十八章/285

称后路上的第一个牺牲品

第十九章/301

福临和八阿哥是同一条命

第二十章/319

绮蕾又回到了关雎宫

第二十一章/333

沙场之上谁是真正的英雄

第二十二章/351

相逢何必曾相识

第二十三章/369

参汤是--柄双刃剑

第二十四章/387

坐拥天下称王称后

尾声/403

楔子

狂飙涌进,席卷漠南草原。

乌云迅速聚合,天低下去,草低下去,高举的旗帜低下去,人群也一层层地低下去。

宇宙洪荒,天地玄黄,万物回归至混沌未开时的无助与微贱,在黄沙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或呻吟。

哭叫声,砍杀声,求救声,斥骂声,以及刀剑刺人身体的声音,响成一片。

渐渐地,所有的声音汇合起来,万众齐呼,重复着同一句话:“吾皇太极!吾皇太极!吾皇太极!”

风停了,沙定了,天亮了。

原来,那不是狂风,是十万精旅。

兵是强兵,袒背,半裸前胸,沙尘与汗纠结着莽莽的胸毛,每一块肌肉都饱满贲张,执戟,仰天长笑,充满胜利的喜悦;

马是良马,赤红长鬃,四蹄刨动,尾部夹紧,马头高昂,不住地打着响鼻,正是最好的蒙古骏马。

这样的强兵弩马之前,没有人可以抗衡。

所向披靡,无坚不摧。

马群的最前沿,高高在上地骑坐着这支劲旅的首领、率队亲征的金国汗王皇太极。挎腰刀,佩宝剑,金铠银甲,傲然四顾,审视着他新的臣民。

自继汗位之后,这些年来南征北战,远揖近交,蒙古大漠已经尽归旗下,察哈尔部林丹汗是草原上最后一个妄想与他抗衡的部落,如今也终于被征服了,成为他胜利战旗上又一道辉煌的旌纓。

疯狂叫嚣的林丹汗逃走了,帐篷化做一片火海,风助火势,愈烧愈旺,直卷向天上去。那些骁勇善战,就在刚才的刚才,还高举战剑,叫嚣着要取下他项上人头的死士们,已经当真成了他的剑下死士。

他们倒下了,或者,跪下了。

俘虏们被集中在火场的前方,在他的马头前卑微地跪下去,跪下去,手脚伏低,以额触地,在绝对的胜利与权威面前,没有人敢出声,甚至没有人敢抬头看他一眼。

天地间只有一个声音,那就是“吾皇太极”!

天下人只有一个选择,那就是服从他,跟随他,拥护他。

狂飙涌进,席卷漠南草原。

乌云迅速聚合,天低下去,草低下去,高举的旗帜低下去,人群也一层层地低下去。

宇宙洪荒,天地玄黄,万物回归至混沌未开时的无助与微贱,在黄沙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或呻吟。

哭叫声,砍杀声,求救声,斥骂声,以及刀剑刺人身体的声音,响成一片。

渐渐地,所有的声音汇合起来,万众齐呼,重复着同一句话:“吾皇太极!吾皇太极!吾皇太极!”

风停了,沙定了,天亮了。

原来,那不是狂风,是十万精旅。

兵是强兵,袒背,半裸前胸,沙尘与汗纠结着莽莽的胸毛,每一块肌肉都饱满贲张,执戟,仰天长笑,充满胜利的喜悦;

马是良马,赤红长鬃,四蹄刨动,尾部夹紧,马头高昂,不住地打着响鼻,正是最好的蒙古骏马。

这样的强兵弩马之前,没有人可以抗衡。

所向披靡,无坚不摧。

马群的最前沿,高高在上地骑坐着这支劲旅的首领、率队亲征的金国汗王皇太极。挎腰刀,佩宝剑,金铠银甲,傲然四顾,审视着他新的臣民。

自继汗位之后,这些年来南征北战,远揖近交,蒙古大漠已经尽归旗下,察哈尔部林丹汗是草原上最后一个妄想与他抗衡的部落,如今也终于被征服了,成为他胜利战旗上又一道辉煌的旌纓。

疯狂叫嚣的林丹汗逃走了,帐篷化做一片火海,风助火势,愈烧愈旺,直卷向天上去。那些骁勇善战,就在刚才的刚才,还高举战剑,叫嚣着要取下他项上人头的死士们,已经当真成了他的剑下死士。

他们倒下了,或者,跪下了。

俘虏们被集中在火场的前方,在他的马头前卑微地跪下去,跪下去,手脚伏低,以额触地,在绝对的胜利与权威面前,没有人敢出声,甚至没有人敢抬头看他一眼。

天地间只有一个声音,那就是“吾皇太极”!

天下人只有一个选择,那就是服从他,跟随他,拥护他。

平静如霜，不屈如雪，沉默如雷。

它们结合起来，在皇太极眼中心上留下的，却是一道闪电。清晰而疼痛地，划亮他的视线。

他扬起手中的鞭子，猛地望空一挥，天地间刷地静下来。

静得只听见风的声音。

风从苍茫的远古吹来，吹过秦皇汉武，吹过唐诗宋词，吹过元风明韵，一直吹到莽莽草原上来，吹向新一代的天之骄子——皇太极！

他翻身下马，一步步走近她：“你不怕我？”

她看着他，甚至连一个摇头的动作也没有。桀骜不驯，而又从容沉静地写作天地间一个大大的定格。

他逼近一步：“你不怕我杀了你？”

她仍然只是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一丝涟漪。

她的平静令他激怒，她的不屈又令他佩服，而她的沉默，更令他震撼——是什么使一个看起来年仅二八的小女子会有如此的从容和无惧？她不跪他！她不怕他！她不服他！为什么？凭什么？

他站在她的面前，只有一步之隔：“你不怕死么？”

随着这句问话，他伸出手去，想托起她的下巴，好把那张脸看得再真切些。

随着那句问话，她也同时伸出了手，迅雷不及掩耳，自袖中抖出一柄短剑，毫不犹豫，刺向他的胸膛，只差一点就命中心脏。

只差一点。

因为剑尖堪堪刺到，一枝绿羽快箭已经后发先至，直射她的胸口，没羽而入。

一个满脸虬髯的年轻武士随之打马前来。

那是旗军中的神射手、皇太极的异母兄弟多尔袞。

“啊！”

两声“啊”是同时发出的，以至于听进耳中的只是一声。那是皇太极，也是那白衣的女子。然后，他们同时倒了下来。

女子在倒地之前，仍然拼尽全力将剑刺入皇太极的左胸，然后，她无憾地撒开手，脸上仍然没有一丝表情，只像睡熟了一样轻轻地闭上眼睛，仿佛一切早在预料之中。

而皇太极，却说了一句话。那是在多尔袞赶到，将他扶起的。

刻。他的手握着胸前的剑，掌心迅速被血染红，是胸口的血，也是手掌的血。

手握住了剑，被剑割伤了。眼睛看到了美色，便被美色割伤。

这时候他已经明白她为什么会那样平静了。

一个已经做好一切准备，只等待死亡来临的人是没有恐惧的，甚至也没有了惊惶和愤怒。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活着的人因为对活着的渴望而产生的；如果已经决定了死，甚至很欢迎那死亡的到来，那么她对待死就会像对待早晨吸入的第一缕空气那样自然平静，视为寻常。

他有些震惊于自己的这份明白，明白得这样清楚，就像明白他自己。这明白使他蓦然地有一种激情，仿佛全身的精力都在往外涌，血畅快地从胸口喷溅而出。他知道，再不止住那血他就会死，血流得太快了，心脏已经承受不住。可是，在昏过去之前，他仍然挣扎着说了一句话。很轻，但是很肯定，就像他以往发布命令那样，毋庸置疑，违令者死。

他说：“要把她救活。”



一个女人，一个美丽的女人着白衣，长发如云，与宽大的裙一起在风中飞扬，像一面旗。



一个女人，一个美丽的女人着白衣，长发如云，与宽大的裙一起在风中飞扬，像一面旗。

大家先是被那突然的声响吓了一跳，待看到小校魂不附体的狼狈样子，又不由觉得好笑。代善率先哈哈大笑起来，其余诸王也立刻随上，一齐纵声大笑。

茶奴被笑得莫名其妙，抬起头来愣愣地看着代善，代善随手抛了一锭银子给他，说：“下去换身衣裳，再请个大夫瞧瞧烫伤了没有。传我的命，挑个漂亮的女孩子来倒茶，别叫我再看到你笨手笨脚地惹人生气。”可是他说话的样子，却实在不像是生气。小校喜出望外，连忙四脚趴地磕了个响头，欢欢喜喜地领着银子去了。

一通借题发挥的大笑，使八旗将领的面色都缓和许多，礼亲王代善便抓住这个时机，率先讲话：“兄弟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议事了，都生疏了。可是汗王负了伤，现在养病，说不得，我们总得替他分担些，好歹不要出了什么差错……先议一下这次战事的成绩吧，睿亲王多尔衮在本次征服察哈尔部的战争中，除英勇杀敌，冲锋陷阵外，更立一殊功，眼疾手快，施展神射手的技艺，救大汗于危急。如果不是他那一箭，大汗这次只怕凶多吉少。所以，我建议给予睿亲王嘉奖。”

代善，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，受封四大贝勒之首，德高望重，战绩无数，领有两红旗。早在努尔哈赤时代，他就一直参预摄政临朝，论资历和威望，都居朝中大臣和众皇族成员之首，他既开口说话，大家也就都纷纷附和。

“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此次出师大捷，睿亲王功不可没，无人能及。”

“还有多铎，在这次战事里也表现英勇……”

“肃亲王豪格的功劳也不小……”

评功定赏总是容易的，诸大臣互相拍着马屁，渐渐谈得热火朝天。

可是那谈论的中心人物——睿亲王多尔衮的心里，却并不高兴。天知道，他是多么地盼着皇太极死，盼得目眦欲裂。可是，他却亲手救了他。

因为本能。一个武士的本能。

整个满洲八旗里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比他更像一个武士，他的骑、射、刀、剑，都是一流的，反应机敏、出手利落无人能及，指挥作战、调兵遣将比皇太极也毫不逊色，而用人善任、运筹帷幄更是略胜一筹。